元史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後漢

杜根　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陳容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 子勰
荀淑 子爽 孫悅
鍾皓
黃瓊 孫瓌
韓韶
陳寔 子紀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二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補案畢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處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宣城山中酒家保傭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權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有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

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一止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性嗜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蠕白土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開典訓爲吏民定婚姻喪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微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

多山川鬼怪小民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
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
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
營起憲陵陵左右有小民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
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
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
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僥
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
一十餘年靈帝即位六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
議郎蕃武被誅巴以甚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効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
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爲人居閒不脩小節所與交交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
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
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
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

帝不寧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頁而行也伏惟陛下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旦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宂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起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亦勤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而陛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弊諸夏虛流遠近故天降災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窯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士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貨殖者爲窮兎之罝貪饕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關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程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真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權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樂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鳥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蘧食之人諮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耗於秋霖之厄或墝埆不生或墾殖無收或蠶麥不登或蠶麥不登或秋霖之厄或墝埆不生或墾殖無收或蠶麥不登或

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上品金

死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
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
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
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陰陽爲炭萬
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
下聖德慇懃海內之憂戚動天一下之歡難欲鑄錢疏貨以
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積鳥烈火之上求其不
鳥之所生也用之有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實鑑前之禁
後鑄冶之議聽政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
文曜視山河之分流觀六事之徵祥可見無
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之勞哀勤百堵
之事每一唏然良深歎息歎事是以遠僻邊氓
犇營偽僞能辨民衆而
無所食群小聚鬬

及貴並噬無厭識者
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遍受等十餘人皆來應
募陶責其先遇要以後勿使名結新厚少亦得數百人
猶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猛勇能以死易生者不拘
闇不達大義譬慶及之時劉
盜天下多帝意不在錢後陶
錢帛之末詩人所以蓄怨父以身脂鼎鑊
百步魚潰雖方天之命

京師閉塞隗囂稱帝西州都尉公孫述僭號
之但要相誓語莫相負耳囂遂不敢開
土有敢回避叛之言者即斬之囂常切齒次第春秋條
明年張步復亂海岱詔遣
遷尚書令以所乘將軍鹵簿車駕迎之從元散拜侍
中以數納諫為帝所禮每有徒為京非及到職嘗出脩官
錢直千萬陶既清平而取以錢買職薛漵不聽政帝宿
重陶才原其罪陶慙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
熾陶憂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容言心之痛
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步之亂後遭邊章之寇
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
多私署將帥皆多設頰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
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
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
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
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
莫肯求問今工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蠭谷

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共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
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
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將皆將軍張溫天性精
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公爲國安則臣蒙其慶
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之須史之
間深垂省納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
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一以威恩自此以來
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 聖政專言妖孽州
郡不上陶何由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
寺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
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二仁爲輩遂閉
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眺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
史二十一年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
書記疑辯九百餘篇時司徒陳眺
受取貨賂黨於宦官子弟賓客雖貪
穢濁皆不敢問而虛

亂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七人吏人詣闕陳訴
眭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
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械濟
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眭死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
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
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功並封列侯畢權選舉又立掖庭
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
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奏剛直憂國將危心不能忍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
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搖官比年災異可
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
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
令此人居大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
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
行誅猶召家臣掩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又一奔用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雲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
尚書都護劇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
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
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
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
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於蕃重
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
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民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
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敢原之
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
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
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
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

辛伍敬太尉楊秉知臣籍闕與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
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
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
如辛得引録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昌爲變動
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開之盛衰者也今中
官邪孽比肩裂土傳爵或乞子疎屬
或買兒市道殆非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諸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敝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
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
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
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
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聽暮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
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謡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
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聖盛德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
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
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

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賊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至尊之重行近習之家私竒官官之人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二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拄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竒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

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慴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

遷尚書令延熹中詩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十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保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災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惟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閉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靖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孝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父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梁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帝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昇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閭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之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廣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常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興事不相贍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夜鬬壞一

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一無所保識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當棄凉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勑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也喈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頗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擾三輔寇鈔無顧之心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廢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吾肯爲卒大公爲將猶恐

不及當御史議者以補衣猶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忠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水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兄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再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二十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窮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遂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

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南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簪詩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賜優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吏

攻劫者爲一傷人偷盜者次之下收得百餘人詢爲鄉會黑幫
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
傭作賊衣以采綴縫其裾爲幟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
詢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到
乃率衆數千邀詢於陳倉嶺谷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
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且二百餘里何也詢曰虜聚
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竈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
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詢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詢於是使二十彊
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詢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

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遣五百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振貧民郡遂以安先是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鬲木開漕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一久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至增四餘萬戶賦稅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吉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即以屬諫耳順帝省其章乃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白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交構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
震之迹書奏防涕泣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
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
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
陛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
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賊罪明正反構忠
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
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
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
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
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
下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徙或
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
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
姓謫罰者輸贖號爲黃金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

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譴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比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言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民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民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

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illegible]
一口斯獲罪於天兼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
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尋舉
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
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
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賢人不去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
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
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
流彌增其廣宜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閣塞言權
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甚深
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
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
佞放遠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宄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

猶幸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剖備
鈇鉞之誅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宣音趙忠見
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變
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
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
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
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

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矣今涼州天下一要衝國家
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
為之騷動陛下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國思所以
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
枉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禽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為衆議
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討論黃巾之功執金

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
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
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
待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
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
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
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
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耿失衆必敗諫曰
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
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
下未和萬一有變誰保無及不若以心軍養德明賞必罰
賊得覓擬必謂我怯恃衆惡敵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
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如何耿不聽變復說曰今不憂萬全之福
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

及者先殺程銖次害鄒賊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人
猶固守時北海敏王子幹弁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
外門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弁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
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弟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
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兵不足自守鄉里差胡先被
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
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
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鄙紛之暴
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殺紛吾
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避其難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
之程嬰也幹咽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
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豈有意爲
吾屬師乎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
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殺說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
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爲

漢陽長史暨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
蘇正和素與其罪淳州刺史梁鵠畏懼責賊欲殺正和
以免其罪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
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鷂爲欲求其饑鷙鷙而享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
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
胡與邊章等寇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
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

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
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昌懼勳初與
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微到曾等疑不肯赴勳
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斬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所領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
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平從君言以兵臨我度可
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及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
抚風宋不皇朱代之皇不患多寇叛
屢致災暴今欲多寫荐經令
家家晉之庶或使民知義

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
二國豈不學者今不急靜難
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
行之果不被詔書詰責坐以
百姓育於玄冥官勳與州郡合
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
死勳被二創劍堅不動乃指
羌瀆吾素爲勳所厚乃
殺之者爲負天勳罵曰
君伯禽佐魯慶父篡位此
之術遲爲非常之事既足
不知其可也鼻不從遂妄
慢微時救羌圍護羌校尉
救育至孤槃爲羌所破勳
羌精騎來攻之急士卒多
不表曰必屍我於此句就種
六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
及厲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

視而驚瀆吾下馬臨者勳動
耳我重一敢加宅以迫還瀆
陽太守生人饑相漁食勳
不活者餘人後去官徵
下何辜而反亂如此勳曰
校尉蓋碩在坐帝顧問碩
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
何如勳曰臣聞先王曜德
黑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
已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
調穀賣之先出六家糧以恤衆
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
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
心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

言也勳時與宗正共劉虞佐[illegible]卑校尉袁紹同與禁兵勳謂
[illegible]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
[illegible]誅嬖幸然後徵校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
[illegible]哉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
[illegible]動密啓求兆尹帝方欲延接熹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
[illegible]蓋遂拜京兆尹時長安
[illegible]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
[illegible]不法熹得其臧千餘萬貴戚為之請勳不聽具以
[illegible]聞并上[illegible]入宂詔窮案威
[illegible]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
望一日[illegible]皇太子素
[illegible]因蹇碩屬望于進為孝
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也其所愛碩帝之寵臣
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
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
問之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在朝廷右及帝崩董卓廢少
帝殺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一
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
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
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公卿以下莫不畏下於

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之
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
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
欲不令父典禁兵復出爲顓
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
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
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
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
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

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
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
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
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
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
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
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
勳雖
不盈而內厭於卓
卿勿
受卓賻贈卓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秘器賵
官至永陽太守

藏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
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
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
之昭遂復更屯結旻等進兵
戰三平平之獲昭父子斬
首數千級遷旻爲便匈奴中郎
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
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

送之如禮葬干寶安陵人頁

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榮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袍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兩弟爲郡守政教恩威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田六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

[illegible]讓莫敢當咸共推洪乃升壇操槃歃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滔加至尊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毒流王畿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眾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冀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表紹見洪又奇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

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臺盜奔走紹歎其能從爲東郡太守出東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洪聞之果徒跣詣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立遂潰超被種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洪邑人陳琳以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

隔閡相思發於寤寐相去咫尺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憾恨可爲心哀雅貶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

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冀遥忖其心知其不

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爲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
蒙傾蓋恩深勿厚遂竊士
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矧矢不覺流涕之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
當受任之初自謂寇竟主
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陷
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棨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
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
使主人少垂故人往者
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云何眾復見
所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靈道者也然語於僵斃厥屍道
除僕雖不敏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
宜死罰當刑中哉實欲一統山東擒兵誅讎懼戰士狐疑無
以沮勸故卻廢王命以崇承制莫忿義者皇家寧待放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為主人招禍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道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親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吾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

苟區區於讓患不知言垂平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為當節烈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資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殷肱奏乞歸之誠且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廢盛一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識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善市之合從邪加

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劉
秀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大
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
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
長安孚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
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
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將吏謂曰袁
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
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
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計此邪使
簿啓內廚米二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計此邪使
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
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
主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
貢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
一謂受恩今主家喪窮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
殺忠良以立威風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

資爲弟同共勠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
乎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俊何謂服平紹本意愛洪意
陳寧　原之見洪辭切知
令在坐　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
而專斷　忠義豈合天意藏　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
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　藏洪儁空復爾爲客顧曰夫
仁義　若常蹈之則君子皆　乏則小人今日寧與藏洪同
日而死　不與將軍同日而生　覆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

縞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
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爲郡太
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
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
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
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
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不載大將
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

陽歷筭睋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後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喜豪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談客閉作應閒以見其志云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貴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慶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然罕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筆天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興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冀滯日官今又原之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

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救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婥佷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益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晉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裼褐而襲黼黻或委鍾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禄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潭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膧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青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

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疑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縕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析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梟兵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鸞應也故能同心勠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賤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鶡火棲寒冰泛而龜鼈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廢矣奚其二哉千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裁之斯
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兎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
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
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
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始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憎君下位而不憂允
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
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周孤
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

規木雕獨飛慇我垂翅故棲吾感士玄鼈附鴟悲爾先笑
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牘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
牛餘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
秃節效貞蒲旦以飛矰逞巧齊何以沈鉤致精奔秋以
慕扃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以不能參名於二立
退又不能群比數子慇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廣
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已陽嘉元年復造疾
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

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驗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阻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和睦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緊鑒在茲福仁禍淫京卿昔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忽蒙祚祉奢遥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遂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雖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愚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讀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向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

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
用力兵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
侯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術著無識一言劉向父
子領校秘書闕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年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
識云共工理水九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
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
非春秋時也又一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
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讖千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
人之言孰無君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
中賈逵摘讖互異六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
王莽篡位漢世六禍八十篇何爲不載則知圖讖成於
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
篡求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
至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
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
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詭譎不正之

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
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衆慾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
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讌語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
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
其患遂共讒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
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
兮雖爾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
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
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
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
枝繽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既姱麗而鮮雙兮
非是時之所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
守此久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一八之逞虞兮喜傳說
之生盤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
煢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鸞鷟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
彼無合其何傷兮憂衆偽之冒眞旦獲讟于群弟兮啓
金縢而乃信覽烝民之多僻兮衆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湣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

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窮窴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
兮陷焦原而跟止慶忌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
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珍蕭艾於重茵兮謂蕙
芷之不香芹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
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
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
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黼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
亮以爲鞶帶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
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己知而華

予兮鵾鷄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遵白露之爲霜
時曁曁而代序兮曙可與乎比伉容妒婷之難並兮想
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豫
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
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
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動
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篋氏之長短兮鑽東
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
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鸞鸞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益

榮子有故於亥烏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
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翻鳥翼而魚躍兮將往走
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
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
余宿乎扶桑揄青芝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
於未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
稽山集群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罪徑

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翻處彼湘瀕流
目頫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陂以孤寤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印州而愉敖躋日中于
昆吾兮燀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
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愍鬱邑其難聊顑頷羈旅而無友兮
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
融使舉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
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
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蓂收而遂徂

燦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
亡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湲湲兮追華陰之湍渚號馮夷
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
延佇叫河林之蓁蓁兮偉關睢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
兮撫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
達昧其難覆兮聵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
昆其必噬鼈兮嬉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宛生錯而
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
燕王肆後於漢庭兮卒衘恤而絶緒尉尾眉而郎潛兮
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取夫吉
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
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關謁賊而寧后通人閒於好
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朗兮備諸外而發內
或輦賄而違車兮孚行產而爲對慎竈顯於言天兮占
水火而妄誶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
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擊以洋巳兮思百憂以
自痰彼天鑒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
兮蒙厖禍以救人景三慮以管國兮愛惑次於他辰魏

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素咎陶邁而種德兮德樹
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竝既彫而已毓有無言而
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蓋遠迹以飛聲兮就謂時之可
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憯惘而無疇偪區中之隘陋兮
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磕磳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
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驟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
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羃
室兮慨含歎而增慼怨高陽之相寓兮偭顓頊之宅幽
庸繼絡於四商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

余縶乎不周迅颺潚其勝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趨谿嘯
之洞穴兮摽通淵之林林石林經重陰乎寂寞兮啟璚牖之
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躡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
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
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聘王哥於銀臺兮羞玉
芝以療饑載勝憩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感交頸而歕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
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
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琚與瓊縞兮申歌好以玄黃雜色

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雙衿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并令咮鶗鳴鸛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蒼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糈糇兮瑶蘂以爲糧兮瓊漿坪亟咸以占夢兮廼貞吉之元符滋兮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頴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屏翳兮鳳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鎮星于其照夜雲師靈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轙鈴鸞與而樹旄兮龍以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低昂冠嶪嶪其映蓋兮佩繽紛以燀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覩旌飄而飛揚撫轡而還睨兮心炕慕其如湯羌上都之赫戲兮何遂改而不忘左青琱以建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豐隆以函風兮澂洪泥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鑾鳥之嚶言嚶言涉青霄而升遐兮浮蔑

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突兮盖回回其揚靈斗帝閽使
闢扉兮覿天皇于夔宮玲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彭
祁若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
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客吟曰念哉既防
溢而靜志兮追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閶閶命王良掌策馬四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
幕兮獵青林之芒芒轡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
雲漢之湯湯倚招搖而指枹兮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盤
之網繆遹皇儇褰夭矯嫵以連卷兮雜沓叢顢以方
攘馥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蕩驫雷之
飢礧兮弄狂電之搖裔踰庬涌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
厲廓蕩蕩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掾開陽而頫盼兮
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
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娛樂兮豈愁慕
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飇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曒兮
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

婆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
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與籍而爲居兮歐
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奔共風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
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
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
平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
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秖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
下無常窮六區超踰曜絕世俗飄飄神舉涅於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

不可階仙夫希楫舟悄悄女曰不
精遠遊使心攜同志揭來從玄謨獲我所求夫何思永
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
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
禽上二、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二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曰勿說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臺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
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駰騶等著作東

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
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為壽中上疏請得專事東
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入條二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
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
至於編年月紀灾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
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
武之初書數十上竟不聽及後著述多不詳典時人
追恨之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
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
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
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寇鈔起邊方
擾亂牧守多棄城走融乃建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
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
其喉愚未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忸
尺之差虧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
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

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興武功宜廢遂寢
寇待之禮息戰陣之法故僭賊從橫乘此無備離乃感激
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子之用無或可廢初元二
年上廣咸頌以諷諫其辭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
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
以平和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憂繫鳴球載於虞
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
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陛下履厄運陸下戒懼突異躬

自菜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
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虞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
虞烝烝之孝外舍請家每有憂疾聖思普勞遣使交錯
輻有曠絕時或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
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鑾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
來雨露時澍祥應方至方涉冬節農畫閒隙宜幸廣成
覽原隰觀宿麥收藏[illegible]秋獵使僚庶百姓復覩羽旄
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嘻喜樂鼓舞彊畔以迎和氣招致
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

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漏鄙薄不足觀省臣聞音
命師於蘷寨偃偷於靈臺或人喜加而稱焉彼固未識夫
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晷明也自炎黃已前傳道罔
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
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
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襟厥靈囿誉于
南郊徙觀其垌埸區宇恢眙曠蕩藪匿勿罔寒豁鬱洪
聘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陛環瀆右灣三塗左概萬
嶽面獵衡陰背王屋浸以波瀆賓以滎洛金山石
殷起乎其中峨峨嵯嵯磴鏘鏘巃嵸窗盤回嶋崿錯崔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
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蔣芸藒昌本深蒲芒菅萱蕹
荷芋渠挂莊鳧葵格蓬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
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桐柜柳楓楊豐彤對
蔚鉴頷椽爽翕習春風含津吐禁鋪干布濩落扈蘘榮
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匿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
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頓八紘擊歛九藪之動物繯稟四
野之飛征鳥之亦囿之中山敦雲移群鳴膠膠鄙騶

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鍊首策亂陳子箐脣於時營
圍恢廓充斥川谷罩罝羅縣彌綸阬澤皐罕陵山校隊
寨部前後有虫甲乙相伍戊已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
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
褐鳴鳶之脩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大常棲招搖
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彭魄揚金爰而拖玉
璽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旛擥其如林錯五
色以樀光清氛埃埽誓六師搜鵰良司徒勒卒司
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各鼓禮音鍾鐻徒縱走

榛叢徼遺霍弈別騖分奔驁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
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震塵勃滃闇若霧昏
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拘
馬角逐鷹鸇競鶩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
千中原絧混踈鋋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梧羽群
然後飛鋋雷激流矢兩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寬伏扔
輪發作梧輦投殳狂擊頭碎顱顧碎獸不得緣禽不得瞥
或喪由末殊顛須頓蹶蹲蠖蟺蟫充衢塞隧蔽華滂布
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緼巡敔

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詈婦之徒睽孤刺
裸裎袒裼冒檻柘槎棘枳窮淡谷底幽巖暴汗虎搏狂
兕獄斃熊拔封狶豕輕詑趫悍度疏蠆領犯歷高巒陵
喬松履脩楠踔踰枝抄摽端尾蒼蜼摘玄猱木產盡寓
屬單罕罔合部置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
保各有分局鎖瀆飛流纖羅絡縵遊雉群驚晨鳧羣作
暈然雲起雲爾雹落爾乃顙觀高蹈改乘回轅浙坻方
撫馮夷策勾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漢導鬼區
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掃游光

枷天狗縲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瀨川
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蠹謹暈終葵揚鬨斧
刋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淆薄汾橈淪
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鱉龜於是
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憭慄上
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檀柞蠲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
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
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薄潢濿沆漾錯
紛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明生東月朝西陂乃命

盡泳驅水蟲逐罔螭滅短狐籍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艦
舟張雲帆施蜺旌飛廉颺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遙魚
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鷺鷁鷖鷗乃安斯寢鼠翮其涯紡鱮鱣鯩鯿鯉鱒鮒
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
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
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
淤賜觴功群師畢伍伯校千重山蠱冂滿房俎無空酒
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鏞鳴
既觴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鼉華羽之南音所以洞
蕩匈臆發明耳目跐越蘊蓄駭洞底伏鍠鍠鎗鎗奏于農
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
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
因九譯而致貢朔狄鼇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祈還衝者
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
狩之禮闕樂賁之細聞昧日月之光聾昏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方將刊禁言之秘藏發

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來清原嘉
岐陽登俊禁命賢良舉淹滯枝幽荒察搖佚之華譽顧
介特之實功聘以旴旬之暮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積山
藪歷思河澤目曬鼎鉉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賢靡求伊
尹於亳尉索膠萬於魚麗聽察戚於牛車俾之昌言而
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棲鳳
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
環永逍遙乎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厚土參神
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矯巍巍而無原豐干億之子

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
反洛京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
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素薄浩詔除故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
長延光三年車駕東巡頌帝音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
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
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
馬賢與護羌校尉胡壽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

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
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
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
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勵理
根任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
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厲養爲衆所嗤
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譽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下兇猾之變朝廷不能用
又陳皇孝參罪參西方之宿望邊兵至於分野并州
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爭宜備一方尋而隴西羌反烏
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
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
官髡徙朔方自剌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
俠不拘儒者之節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口賈君精而不

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導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辟懿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鄒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嘗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誼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侍寒暑節變未嘗解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兢馴擾其室傍又不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

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擅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門自誓不肯復當世威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酌羣言難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貴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衛仲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矣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天子生淸穆之世秉醇和之靈稟思與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以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歸六合之纖慮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華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遵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徽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

跌之敗者也公子謚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
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
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上崩上下庳解於是智者騁詐
辯者馳說武夫奮發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
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
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駟組流離千萬會聞智積富無涯據巧蹈
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葉而萎條去餘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
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姦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設
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
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
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憒主而背國乎道
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
上冰蟄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
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
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拯黔黎之基皇道惟融帝猷
顯丕泯泯厥類含甘吮滋檢玄拱平兩儀君臣穆穆守之
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平兩儀君臣穆穆守之

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繽紛濟濟階振鷺充庭璧雲循鐘山
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
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
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
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紳緩佩鳴玉以步綽
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耆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禄抱
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暇委貴其取進也順傾
轉圜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遴
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瞍不
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
莫非華榮明哲洎焉不失所寧狂猃振蕩乃亂其情貪
夫殉財奪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閒謙盈之効迷
禎益之數驂駕駘於脩路驀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
之門亡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脅
之辜禹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
知畏懼乎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競競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古所防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誠且天地將
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
蕭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譬天紀利
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平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
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
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兼四表收之則莫
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闇闖闖乘
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
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醫露
露不除蹂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
聲於鳥語蓍廬辯音於鳴牛莫受民於豢龍奚仲佐
德於衡轅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
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欽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裕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宮効
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敢參跡於昔人故抱
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坦老乃揚衡
令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纖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而神氣寧情志消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
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
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
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文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
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
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
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
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
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
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之法蔡忠轉密選用艱難
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鎮馬所
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
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

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示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音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立命罹授劇州豈復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

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阜冀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得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令群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宣王遭旱密勿祗

畏無以復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致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故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悖聽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陳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事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

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誠懇惻而近者以來
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
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
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
庶荅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
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
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
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
收舉懂選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
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
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
見賞恒被訕謗之誅遂使臣下結舌莫圖正辭郎中張
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褒廣解
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諫
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黑
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嘉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
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嘉等所舉其效尤多餘皆在

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紀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詣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者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末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請儒生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遍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

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習拜議郎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豐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代罪者及求遷轉更相倣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且斷絶以彰眞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主閨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宜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測隱愚慕情何由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襍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滿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

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文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時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
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禄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
門引入崇政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援引故事皆有依據又特詔
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
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
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
生疑諱其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
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婁蟻所能
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
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
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
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莫爲
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
乳母趙娆貴重天下生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
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
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
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顯爲玉所進
光禄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玄竝騎校尉蓋
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
大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

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
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
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
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
荅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
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
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讒意奏

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事遂漏泄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
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
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
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忘欲報中於是詔下
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閉以大鴻臚劉
郃前爲瀕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又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
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
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
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
執事秘館撰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
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所言臣實愚戇惟
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
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
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

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按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孝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敢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權沒并入阬陷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逼趣輒以飲章辭情何緣復陳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自當畫戮刻質不並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

於是下邑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邑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楊球使客追路剌邑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及以情戒邑故無得免焉居五原宴陽縣邑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

辜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

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
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還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
驕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搏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
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
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
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
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
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
琴於屏邕至門聽之曰憘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
反將命者告主人曰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
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
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蜋
為之一前一却吾心營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為殺
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竟悟而笑曰此足以當之中平六
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部
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
怒謂曰我力能族人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
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叅酒甚見敬重舉高第

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二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董卓比太尉卓寬容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不可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永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青蓋又畫兩幡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車駕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舉國稱慶而子獨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罪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

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鴻臚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以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刑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

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謚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季龍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補淯令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揩恩爲賢盡節爲愚公卿相戒曰白璧不可
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宅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匪躬之節周公讓成王之
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臣竊慕雄尚書郎
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
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去
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
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滌濩濩興雨祁祁雨我公田此
又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嬖七子黨進
愚錮緒深谷靈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
國幷秦阮儒泯典刻章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
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
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愼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
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
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吏人數變易則下不安

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圖書勉勵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
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史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
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
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興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
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讎避之如豺虎監司
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善不舉開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
斂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
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罪
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
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
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辭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

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
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
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決者徙家邊郡以
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
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
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
之吏得成其化率上之民各寧厥所追配文宣中興之
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下有司考其眞僞
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至官
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石 逝亡永建三年京師
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 冀復有大水雄推推
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 疏言宜密爲備以俟
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 年之間海內擾亂其
後天下大赦賊雖解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
起雄與僕射郭虞共上 疏以爲 賊 年死亡大半一
人犯法舉宗群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吉黨與者
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奏並不省又上言宜

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著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則幽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脩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書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責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郡淑無以對乃譴部郡發遣

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謗舉免黜唯沒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業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甕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

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
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襲
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
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
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
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之絶
上求寘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
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逮小恩虧失大典
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俸者蓋聽忠難
從諫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寵人情之所甚欲
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欲令人主數聞其美
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
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前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立讒賊廢立之禍
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内所歡快約貴爲天子而
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衰微爲匹夫而王侯
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弟蹈約儉以身率下

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
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襲
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
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
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
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之絶
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逮小恩虧失大典
上求眞賢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
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偉者蓋聽忠讒
從諫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寵人情之所甚欲
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欲令人主數聞其美
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
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主讒賊廢立之禍
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鑒約貴爲天子而
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衣冠爲匹夫而王侯
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弟蹈約儉以身率下

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共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莫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讎王聖僥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狀懷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乎口乞如前議以寧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更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可不會復有地震縣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君而京兆復震震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弟至重王者可私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搆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椽以職事被讁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棰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牽序之儀宰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從而改之自後九卿無復棰撲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冀州

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有常坐則臧受罪舉以此効奏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二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父防爲陳留太守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臧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春秋皇怒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代郃爲司徒舉猶爲更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從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

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
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張
曰今詔恕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
寵欲以何求禄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
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張乃表諫帝果從
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
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章御座以為規誡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
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黄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

下策問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地絪縕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勵唐虞之位采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豈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商出傾宮之女成湯遭旱以六事責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神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音聲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蠲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寬柱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外藩擢典納言學薄習淺不足以對昔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誰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甫世僕射黃瓊閻以得失舉等並對以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邪佞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邪佞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遷

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之多云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弃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爲昭穆群臣議者多謂宜如詔言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亥豕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旨昭然春秋王子猛不稱大命天旨昭然春秋王子猛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重泉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

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議于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昵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麤亂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太僕張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白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後將及焉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政事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故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守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冀以

下便輒奏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効會徵拜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斬僖公於閔公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穆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祀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汝南太守徵其勳勞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傷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褒其勳勞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莊嘉節子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瓚爲郡將車舆降禮致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後以疾去時梁冀冀盛被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辭竟不能屈後舉賢

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慶弔嘗隱處窴
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
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梁糞誅年終而勰卒
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勰曾祖父楊至勰孫愔六
世一身皆知名云

黄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受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
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
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
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
所珍也誠遂欲枕山穢谷擬迹巢由斯則知矣若當輔
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
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者易缺
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其實難副近魯陽樊
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

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譽名太盛乎自漢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遭有災異瓊上疏順帝七開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永建以後迄于今日孰多少修之得失以為政事數兒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宜黜退陳災言弁薦方正之士帝皆善其言會有參考政事數兒薦五經博士薛包及會稽嚴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等皆耆艾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卿徵錯等二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大事自讓朝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宋景民受貸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有所損缺務從實儉以勇民聽尚方御府勿近臣使導

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不鮮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汲黯從善濯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黃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西嗅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茶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

孟冬百神朝夕髣髴塵埃於道路書暮聆蔗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閑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月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戚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羊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彊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

豪之選專用儒學之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詔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員四科舉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
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
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
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
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
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瓌寶獨議曰冀前以親迎

之勞增邑三千及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
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
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
定傾危以興國社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
食四縣賞賜之差在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
越德朝廷從之皆云意以爲恨會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僕
永興元年遷司徒從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
用雖有善人而名行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
日食免後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

續司空孫朗皆至阿附免廢後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
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
七上言旨懇切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
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
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
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
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
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
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
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居高皇帝應天順人奮劍而王埽除秦項
爲筋力高而無業勤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
其社稷者也
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衰平而帝道不綱紀政日亂遂
使姦佞擅朝
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施民鬼慘憯賴
皇乾眷命炎德復耀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
冰泮之上立見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盡功於無
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備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

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嫓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不自之明更為讒讐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殁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貫恩切痛海內嘆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狀詔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忠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殺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炀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

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澂
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紫共色粉墨雜躁
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
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駑世荷國恩匀極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冀
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字子
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以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
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
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
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瓊
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
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
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
蠻夷猾夏7

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後隙以明黨暢坐左轉議郎而貶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忤直臣節出爲鬱棠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爲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嬀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匡諫之琬對曰昔白

公作亂於蘂岳廬冒刃而前崔悍賊君於齊晏嬰不懼
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
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機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
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
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
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
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
策議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蒞事
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
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
表師喪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寧
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
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
故更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
玄行先生淑兄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

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奏字慈明一名謙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奕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奕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虞書在舟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

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
察法於地則崑山尚夫畢澤尚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
者鳴鴈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
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
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
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政尚壬之制以稱乾
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
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聲咸備
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

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
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
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
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考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
陽竭於上陰隲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載祉適

獲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增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奢儉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稱之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蔇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

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稱爲碩儒雖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制服三年當世
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
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
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
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
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更持之急不得
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兗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
月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懇

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
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
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
秋條例又集漢事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
及辯讖等并他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
缺爽兄儉子悅或並知名於世或傳列在魏史悅字仲豫
父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
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容元好著述靈帝時
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

從學或特尊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莫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亂俗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帝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貿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

物而成王化者必正其定而已改在上者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
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
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
已也故肅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
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禁辱者賞
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
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恥
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撓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
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
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
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
虐姦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
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
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
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慝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

之以固簡而不忘踈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禹王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筆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一曰立志焉曰達道義二曰竝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

其業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藏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機亂反正統武興文求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聽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六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贏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口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高祖父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窮山以詩律教

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曰明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
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
爲廷尉正博士林憲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
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毋膺之姊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
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
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
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
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貴其體訓所安多
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憲懿德非禮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篇兗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
命卒歲容與皓孫緜建安中爲司隸校尉魏武有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
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部督郵刺佐
而乃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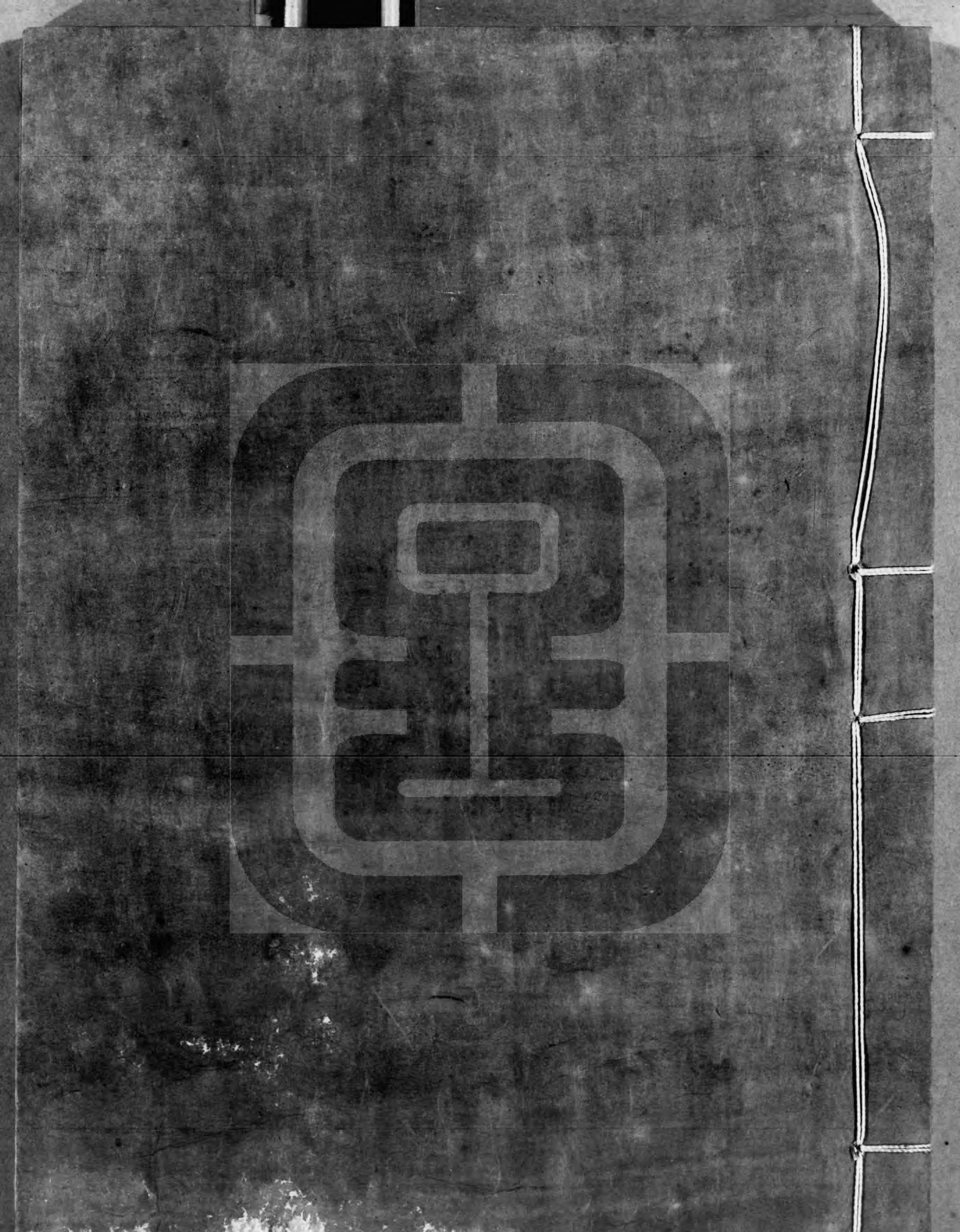
業於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
者同縣拂吏以疑宴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
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拂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
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候覽託太守
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宴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
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宴乞從外署不足以
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宴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
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

聞惡者少此少之此處
則務君過則務已者也
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喪去官復再遷除爲
人戶歸附者宴輒訓
意有訟者自欲禁止
其勿有所拘司官聞
人乎亦竟無訟者以
思之及後逮捕黨人

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
是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白
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
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
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
數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
亦違宴餘人多逃避求免宴曰

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以馬還故得出靈帝初大將
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
歸葬潁川車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
獨弔焉及後復詣闕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
乃歎曰寧爲刑罰
盜入其室止於梁
色訓之曰大人不
生成遂至於此梁
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字元方亦以至德薨卒
雖蒙其賦書遺黨錮發
四府並令禁所屬藏匿
服已除亦遣賚送齎至
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廣
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卒
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
鮑美號爲陸海今關東
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
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委事公
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
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
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哉嶮之喻也卓意甚
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
方作不復辭嚴 嚴讀曰裝也 即時之郡 三輔黃圖書追拜太僕又徵
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
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群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慙鄉
卿慙長堪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